



美丽的驮娘江。 邓正甜 摄

我的老家平用寨躲藏在云贵高原南缘一个小小的折皱里。

当你打开广西地图，桂西北的一角，极像一只楔子插入云南和贵州两省的交界处，汇聚成一个弓箭状的多角地带。滇黔和滇桂边界线像一把弓，黔桂边界线的北盘江犹如一支箭，弯弓搭箭，正欲射向滇东高地和更遥远的青藏高原。这里，就是云南、贵州、广西三省（区）的交界处，广西西林县马蚌镇平寨村的三江口。三江口，因南盘江、多依河和黄泥河在此汇合而得名。在距离三省（区）交界处南方不足百里的地方，缓缓流淌着一条细小的驮娘江，江的南岸，有一个小小的平用寨。

平用，当地壮话意思是一块平缓的坡地。这块平缓的坡地，是滇东南六诏山的岔脉，大约有一个多平方公里。从西南方向流来的驮娘江，在平用跟前受到了金钟山脉的强势阻挡，不得不委屈地掉头流向东南，在东北岸留下了数百亩冲积平地，然后流往更远的右江、西江，直至南海。

从我记事时起，就看见我们家住在围着坭墙、盖着茅草的矮屋里。直到好多年后，寨上有人家招纳了个会做泥瓦活的女婿，手把手带出了一帮徒弟，才陆续有人家盖上令人羡慕的瓦房。而轮到我们家换上瓦顶，已经是很多年后的事情了。

后来我才晓得，我们家并不是平用寨的原住民，而是1953年从南边20多里外一个叫岩怀寨的地方搬过来的。那里离云南地界不足3里，翻过一个坳口就是云南省广南县的底先寨。当年，因为住在一道山脊上，水田少，不近河流，饮水困难，交通不便，我父亲才执意离开居住了好几辈的祖地。

由于搬迁时土地改革已近尾声，我们家自然没有分到可以种植水稻的水田，承蒙寨老和工作队开恩，我们家得以在河岸边和山沟里开垦一些荒地，于是父亲带领母亲和几个哥哥姐姐开始动手挖地造田。旱地用于种植旱稻、苞谷、高粱、黑稗、红薯，水田则种梗稻和糯谷。因为零星的田块没有得到溪水的保障，稻田的收成时好时坏，加上鸟兽的践踏，往往田地里的收获抵不上愈来愈增长的人口，粮食成了我们家和寨上许多人家的短板。

在桂西北一带，平用寨只是一个小村寨，我懂事的时候大约有40来户人家，200多人口，还分成上下两队，上队靠山，下队近河，两队的中间隔着一村道。村道连着渡口、寨头古榕树、杀牛坪和一个小广场。据说，下队人家是最早开发平用寨的寨老，多为何姓、王姓、李姓。当年他们的祖先率先在这里赶跑了野兽，在河边建起了最早的棚寮，拓荒安家，刀耕火种。后来，山脚下又陆续有人家迁来，他们多是黄姓、陆姓以及其他杂姓，我们家已经差不多是最后一批外来户了。上队和下队最大的不同是资源条件的差异，下队近水，最好的水田是他们先祖开垦的，生产生活用水也比较方便。上队靠山，除了砍柴方便之外，其他方面就没有下队便利了。

和别的寨子不同，平用寨不仅稻田几乎都在江北对岸，适于放牧的几座草坡也在对岸，就连去赶圩去镇上的道路也是在河对岸。于是，如何渡过驮娘江就成了平用人最大的难题。

驮娘江从云南省广南县莲城镇一个叫大冲脑包的地方发源，流经那伦、底圩、八达三乡进入广西西林县土黄村平那寨，流过土黄电

站、那汪、上寨、老街等地，往东20里便到达平用寨。虽然有多条小河汇集，但驮娘江并没有江的体量和大气，到了平用段，河面仍宽不足百米，宽处约有七八十米，窄处只有三四十米。驮娘江水量无常，丰水期有几十个流量甚至几百流量，枯水期往往只有几个流量，不过一些水潭也有深达十几米的。于是，独木舟就成了江畔人家的宝贝，驮娘江上的宠儿。

小小的平用寨，是什么人什么时候搬迁过来的，已经没有人知晓了。我曾经怀疑，平用寨的历史应该不会超过两百年，然而，寨子周边有几个地名却让我无法破解其中的谜团。

首先是老寨沟。寨子西南约2里，有一条森林密布，野藤缠绕的小山沟，长约2里，号称老寨沟。老辈人说，现在的平用寨就是从这条沟的源头搬过来的，当时只有区区几户人家。老辈人还说，以前的山里人为什么选择住在山上，是因为住山上不容易患上瘟疫，再就是害怕河里的图额（鳄鱼）。后来，天气变得愈来愈凉爽了，图额耐不住冬天的寒冷，逐渐游到河下去了。

其次是大寨坡。此坡位于驮娘江西岸，高若五六百米，如一堵巨墙挡住了寨子傍晚五点以后的阳光。老辈人说，坡顶上曾经居住着一个大寨子，据说有360户。我曾经登顶考察，坡顶上竟然是数百亩的缓坡，长约三四里，有数棵年代不详的古榕。虽已没有了残垣断壁，但是地上还散落一些破罐瓦砾和残留的旧石磨石碓。毫无疑问，这里曾经肯定居住过一个规模不小的寨子。

在大寨坡的北面有一座山，叫央人寨山，此山比大寨坡还高，山顶上也有瓦砾和人居住过的痕迹。以此推断，现在居住在云南丘北、师宗一带，自称央人的壮族分支极有可能曾经住在这座山上。

在平用对岸数百亩良田的西头，有一个突起数十米的矮坡，被当地人称为王棚坡，意思是王的棚寮的坡。然而，是什么王什么时候流落到此坡住下来？人们不得而知。

在王棚坡西南面几百米，有一块大约二三十亩的平地，名叫虎（寅）街。老辈人说那里曾经每逢寅日赶街，我小时候问过寨上的老人，他们是否见过寅街，但都是否定的。

寅街往西不足1里，就是平用最大的渡口，称榕树渡。渡口紧挨着驮娘江古盐道，从这里往东可到县城八达镇，往西南可达土黄、云南和古（障）马（蚌），往正西经坡牙、坝弄、罗兰等村寨至红河边。

多年后，寨上人在老渡口修建桥梁，从数米深的河床挖出不少清代铜板。史料记载，当年中原缺铜铸币，只得改在云南就地取材，铸造钱币。但由于四川方向山高谷深，难以运输数量巨大的铜钱，后来只能通过马匹驮运至西林土黄，再用独木舟运至下游的富宁剥隘，再换大船运至梧州，溯桂江而上，经兴安灵渠，至长江水系。

自古以来，平用寨最主要的交通工具一靠骡马，二靠独木舟。鼎盛时期，寨上拥有四五十匹马帮，骡马近百匹，主要经营附近一两百里内的运输事务，驮运粮食、盐巴、洋货、糖烟酒、农具等杂货。而水上运输，打鱼围猎，则少不了独木舟。为此，寨上的大小独木舟不下数十条。

当年的平用寨，独木舟曾经是一道最为亮丽的风景。

所谓独木舟，就是一种用树木雕琢而成的

木船。独木舟有大有小，长短不一，主要是依原木大小长短而定。大的独木舟甚至宽达三尺见方，一次可载两三口牛马，或七八担谷，或十多个人。而那些短小又狭窄的独木舟，则仅能够搭载两三个人而已。

独木舟选用的木料颇为讲究，一般要选择粗大笔直的大树，其中，尤以红椿树为上品。红椿树不仅浮力大，木质较好，而且经久耐用，一般不会变形开裂。制作独木舟时，要由有经验的木匠预先对树木进行目测，评估能够造多长多大的船。

砍树一般在秋冬季进行。大树被放倒后，要搁半年左右时间，待水分七八成干后才可以挖琢，若是造得太早太快，船体会有皴裂或变形的危险。通常情况下，造一只独木舟，需要经过选择原木、砍伐、晾干、琢成毛船、再晾干、加工成船、上油等几个环节，整个过程长达一年左右。

造一只好的独木舟，不仅要有好的材质，更重要的是要有一个或几个好的木匠，我父亲就是其中的一个。那些技术精湛的木匠能够依树木的长势，把船身和船首、船尾设计得合理而又完美。独木舟的头部一定要高昂有力，否则水阻太大，抗击不了波浪急流。船身要造得内宽外鼓，既丰满又有容积。船尾一般略比船头低，但要高出船身，看上去像一只两头翘起的梭子。

驮娘江上的独木舟，大体是用来载人搭物的，但往往又会依船体的大小细分为三种用途。第一种是载人送物的体型较大的船，这种独木舟一般停靠在水面宽阔、水深流缓的渡口，供人们过往使用。第二种是中等船体的独木舟，既可以用来运输乘客和货物，也可以兼作捕鱼工具。第三种用途的独木舟体积小，主要是用来猎渔和代步。未通公路的年代，平用寨距离县城近30里，往县城卖几头猪送几担粮什么的，往往都靠独木舟运送。

在驮娘江边，人们眼里的英雄好汉，往往都是那些能够在水里打拼的汉子。他们当中，又以撑船的男人们最受人敬重。在驮娘江上撑独木舟，主要的工具是竹篙或桨。不过，平用的男人并不喜欢摇桨，而是撑竹篙。原因是平用江段江窄弯多，滩浅流急，使用竹篙更容易掌控独木舟。每到洪水季节，原本水瘦河浅的驮娘江便变得丰盛而野性十足。这时候，村里的英雄就会跃然出现在人们的眼前。他们都是村里水性最好，身强力壮的青壮年，具有丰富的撑船经验和过人的胆量。他们一般是两人一组，分主篙手和副篙手，主篙手的竹篙稍长，副篙手短些。主篙手稳踞船尾，既是主力又是舵手，身材往往要比副篙手壮硕一些。副篙手站在船首，要求手疾眼快，动作灵敏，能眼观六路耳听八方。在洪流中驾驭独木舟，更要求主篙手和副篙手胆大心细，配合默契。如果一时手软或者操作失误，就会造成船倾人亡的惨剧。

撑着独木舟在驮娘江上围渔，是平用寨男人们最富激情的娱乐活动。围渔时，通常是由三五条到七八条不等的独木舟聚在一起，每条船上有两个乘员，站在船头的撒网，居船尾的则撑篙。在头船的一声令下，数条船便呈U字状向前快速行驶，每前进约二三十米就形成一次合围。又随着一声号子声，数张渔网从汉子们的手中抡出，一张张撒开的网带着呼啸声飞落包围圈中。接着，在人们的期待中，在欢声笑语中，在铜铸的网脚清脆的撞击声中，在钢

制的竹篙头撞击石头的声响中，鱼儿挣扎着跳跃着被提到了船中。

早年，平用人使用的渔网是用麻线织成的。人们先用麻丝捻成线，再用线织成网，再用鲜猪血将网浸泡透彻，然后蒸熟晒干，挂上铜铸的网脚，连上网绳，这渔网就做成了。有了网，就可以下河捕鱼了。

独木舟，承载着平用的孩子们数不清的梦想。随着时代的变迁，曾经的独木舟也和平用人的生活渐行渐远了。

时光进入20世纪末，平用人亦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春天。客观地说，除了土地改革，真正给平用人的生活带来根本性改变的事件，细数起来有：改单季稻为双季稻，使用良种；实行生产责任制，包田到户；平用大桥通车；田西高速公路建设通车。

大约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，寨上来了两位大学生，一位叫陆宝兰，另一位叫陆新民。他们不仅带来了新的水稻种植技术，也带来了杂交水稻等新品种，粮食产量短期内实现突破性增产，平用人第一次解决了吃饭问题，还有余粮上交国家。

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，人们生产生活需求不断增加，平用寨发展的瓶颈进一步突显。尽管寨上有不少独木舟，但因县城至乡镇和邻省公路的修通，车辆运输给人们带来的便利自不必多言。村干们看在眼里急在心上，他们知道等待上级给寨上修桥，不晓得要等到猴年马月，于是他们就动起了我和我兄长的主意。当时，我兄长在职直某厅当处长，我也在某杂志社当领导。在寨上人眼里，我们黄家兄弟在省城做事，一定有很大能耐。因为老家尚有年迈的母亲和众多的亲戚，我们要经常回去探望，于是村干们便轮番做我母亲的工作，希望通过母亲给我们施加压力，让我们兄弟想办法为村里筹集资金修建一座混凝土跨江大桥，以彻底解决寨上的难题。我的兄长看不得老母亲的眼泪，默默地把看似不可能的事情承担了下来，他四处求爷爷告奶奶凑集到20来万元资金，用于购买钢材水泥，又动员全寨人出工出木头，历经千辛万苦，终于把一座能通中小型车辆的大桥修好了。有了桥，建筑材料就可以直接运到寨子，许多人家便掀开了茅草瓦片，盖起了小洋楼，有不少人家还按照别墅的模样修起了高品质的住屋。

2019年冬天，西林人民盼望已久的贺（州）西（林）高速——田（林）西（林）段开工建设。这条始于田林县潞城瑶族乡、止于云南罗平县八大河的高速全长197公里，2022年底通车。高速公路通过平用寨200米外的后山上，同时也在此建立西林服务区。修建高速占用了寨上数百亩山地，还征用部分农田作为施工临时用地，需要搬迁百余座祖坟。在大家和利益面前，平用寨的人们不仅积极配合国家重点工程的需要，而且还有不少人到工程施工队打工干活。据不完全统计，这条高速公路的征地和其他补偿，就给寨上带来了2400余万元的收益，许多人家翻修了房子，购置了新车，寨容寨貌焕然一新。迄今，寨上有多达80户人家买了私家车，更有20余人在高速公路服务区上班打工，实现了在家门口上班的愿望。

是平用寨把握了一次次历史机遇，是新时代赋予了平用寨的生机与活力。我有理由相信，古老而年轻的平用明天会更好。

（作者系本报文学顾问）